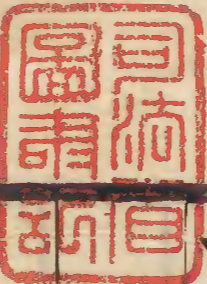






孟子



朱熹集註序說

史記列傳曰孟軻

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書註云。字子車。

說字。

騶人也

騶亦作鄒。本邦國也。

受業子思

之門人

子思孔子之孫。名伋。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

道既通

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

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

游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二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

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

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

七篇趙氏曰九百六十一章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

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按一說不同史記近是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踏襲前人。又非鑿空撰  
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

大醇而小疵。

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

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

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

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

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

道者。必自孟子始。

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

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 ○又

曰。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

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

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

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

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



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  
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  
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  
服左袵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  
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  
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  
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心  
當作聖字○程子又曰  
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言仲尼

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  
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  
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  
○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  
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  
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  
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  
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  
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



孟子集註卷之四  
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  
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  
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  
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  
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  
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  
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  
許多光耀也

揚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

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  
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  
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  
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  
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  
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  
足爲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  
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



孟子集註序詩  
五  
遇人便道性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孟子卷之一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瑩也都大梁僭稱王諡曰惠史記惠王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

國乎

叟長老之稱王所謂利蓋富國疆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效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  
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  
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  
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  
義而先利不奪不餒乘去聲餒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地方百里出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夫也弑下殺上也餒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

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已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



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爲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

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

此不樂也。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

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

麋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

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

民觀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

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

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鶻。戶角反。於音烏。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

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



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日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好去聲填音田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心焉則未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

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窪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樽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

道以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衣去聲。畜許六反。數去聲。王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皆做此。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



穀故於墻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用牝之類也。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黑者。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黎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首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飢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

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

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主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飢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脩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又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

無以異也梃徒頂反梃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孟子又問而王答也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

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厚歛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飢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

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

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音勇為去聲俑從彳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

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

况實使民飢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狗一已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

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

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



孟子卷一  
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

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主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耻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濬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

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於效死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

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夫音扶。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惟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良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

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

孰能一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嗜。甘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浥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夫。音扶。浥。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效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浥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



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  
燕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爲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  
究其實。未有不以爲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  
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  
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  
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  
國。孟子之言。豈  
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

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疆。諸侯僭稱  
王也。齊桓公。晉文公。皆霸諸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

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爲  
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以已通用無已。

必欲言其而不止也。  
王謂王天下之道。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

之能禦也。

保愛  
護也。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  
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齋曰。王坐於  
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  
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  
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釁鍾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



諸

斷音核。舍上聲。敵音斛。鯀音速。與平聲。胡齒齊臣也。囊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囊郊也。敵鯀恐

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齒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

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敵鯀而不忍殺即所謂側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

謂側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

愛一牛即不忍其敵鯀若無罪而就死

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各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

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魚罪而就死

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

之謂我愛也

惡平聲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

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

也

遠去聲無傷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囊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



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  
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  
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聲謂將死而哀  
鳴也。蓋入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  
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  
厨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  
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  
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  
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  
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曰  
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  
而推之也。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  
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  
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  
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  
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  
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與。平聲。為。不之為。去聲。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  
舉也。羽。鳥羽。一羽。至輕。易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  
銳。小而難見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許。猶可也。  
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



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語去聲為長之為去聲長上聲折之舌反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為長者折枝以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之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眾叛親離故無以保妻



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推本而再問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

心為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

快於心與。與平聲。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殲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

也。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

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

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

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

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



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

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為之為。皆去聲。使令。皆平聲。辟與開同。朝音潮。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莅。臨也。若。如此也。所為。指與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

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

甚與。聞與之與。平聲。殆。盡。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一。言。集。令。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反。本。說。見。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



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

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疆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與首章意同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

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恒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壹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恒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

畜詩六反下同輕猶易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恒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矣暇治禮義

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夫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說見下文。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

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

未之有也

音見前章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揚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固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孟子卷之一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一  
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見於之見音現下見

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

猶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孰

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平聲樂樂卞字音洛孰樂亦音洛

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爲王言樂

爲去聲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

同樂之樂音洛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頰也頰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音

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



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籥之音而疾首蹙頰，則雖秦以威英韶漢，無補於治也。故孟子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

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囿音又傳。直戀反。

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間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一之後也。與傳謂古書。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

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

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音初。蕘音鏡。芻草也。蕘新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

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

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

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

阱才性反。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疆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湯事見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句踐。越王名。事見國語史記。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樂音洛。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逸。保一國之規模也。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

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祐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  
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阜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過詩作按  
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  
篤厚也祿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  
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太勇也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  
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  
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  
而安天下之民

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  
所引與今書文少異今且依此解

乏寵之四方寵與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  
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  
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  
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太勇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  
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爲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  
而極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  
君能徵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  
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血氣之怒也太  
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  
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  
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



上矣

樂音洛下同。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以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

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

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

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

附朝。傳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

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傳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

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

述。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

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

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

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欽收獲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

弗息。眊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

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明古縣反。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謂糗糒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

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

之亡。

厭平聲。此釋上文之義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為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

所行也。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

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

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

尤。畜君者好君也。

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步里反。招與韶同。畜。敕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興發發倉廩也。大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高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高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深切矣。齊王不能推而用之。惜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

巴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毀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

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

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毀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瑩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始頑反。哿工可反。瑩音瓊。岐周之舊國。

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爲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界爲九區。一區之中爲田百畝。中百畝爲公田。



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澗水。梁謂魚子也。先主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寡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可也。戰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稟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餼音候。囊音柁。戰詩作輯。音集。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餼乾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言往遷于幽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



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

晉字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

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天音恭王又言此者

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大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綿之篇也古公大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太王也

大王名也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

胥相也字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揚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

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

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

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人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

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入欲而存天理

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

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

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一反

託寄也此及也棄絕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卿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



而言他

洽去聲。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耻於下問。

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

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

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累世勲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舍。上聲。

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

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

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

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

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

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去。上聲。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



蓋人有同俗而為鬼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傳直繼反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

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

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彙倫故謂之殘一夫言眾叛親離不復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王勉曰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未免於篡弑之罪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

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



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姑，且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

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賢，是

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小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爲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之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

何如？  
乘去聲。下同。以伐燕爲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序說。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



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  
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  
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簞。音丹。食。音嗣。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  
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  
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  
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

千里畏人。指齊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  
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  
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  
不止。耕者不獲。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  
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



霓。五稽反。後胡禮反。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合則兩虹見則止。變動也。後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變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已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累方追反。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

燕若能如湯之征。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

稽反。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



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  
之何則可也

興。聞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眾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興。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下同。

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  
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  
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  
君無尤焉

幾。上聲。夫。音扶。轉。飢餓輾轉而死也。尤。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飢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及已。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問於齊楚事

齊乎。事楚乎

間。去聲。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  
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  
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前篇。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守死而不丟。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

之何則可薛國名近滕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偏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主居邠狄人侵之去

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

也邠與豳同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下章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

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

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

天音扶彊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以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於其所難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

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

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

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

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



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  
 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  
 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  
 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  
 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屬音燭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

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

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揚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之正也至其甚恐則以大王之事告之非得已也然無大王之德而去則民或不從而遂至於亡則又不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擇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



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聲。樂正子。孟子弟也。仕於魯。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及。

孟子卷之二



